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一

起乙丑宣公十三年

盡庚午宣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乙丑

春齊師伐莒

伐莒說見十一年

夏楚子伐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而去年宋師伐陳攻其與國則楚人有辭于伐矣書爵楚子親行也楚既屬陳尋又服

鄭惟宋未服故欲圖之觀其初滅蕭以脅宋可知矣蓋陳鄭宋皆在河南而中國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而陳則介乎鄭宋之間者也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而得陳則可以致鄭宋者也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自是將圖天下矣而爲世道計者未見有人焉使非宋人猶足以自守中國幾何而不淪胥以陷于夷狄邪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先縠晉卿先軫之子先縠之殺左氏以爲討邲之敗與清之師則其說有不通者蓋赤狄伐晉及清經文所不載此事之無者也自戰邲至此已餘一年有半先縠父同列卿用事矣何獨爲始討其罪乎意者縠之爲人好剛任直多爲同列所排適當楚又伐宋欲救不能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縠耳夫致邲之敗者實由林父而先縠之罪爲輕今以先縠獨陷於死其辭豈服哉晉之用刑於是乎不當人心矣故不去其大夫以爲非正刑也

十有四年丙寅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氏達名衛卿宋人無故伐陳撓楚與國非詩國之道也衛人救之實由孔達本爲與宋同盟懼於楚討其策豈爲盡失哉然衛亦不之問矣去年楚復伐宋晉不能救必歸咎於同盟之不恊謂衛之有貳於楚也故衛懼於晉而殺孔達以說焉此何義乎故不去其大夫○左氏以孔達爲縊死恐未必然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壽卒子廬嗣是爲宣公

晉侯伐鄭

晉景公不能反身脩德大合諸侯以攘夷安夏而欲雪敗邲之耻乃獨率一軍以伐鄭此姑以塞讒間之口而已何益於成敗之筭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去年楚子伐宋而未得志故又圍之其悍横甚矣蓋當時陳鄭既從楚而楚又欲服宋其志本不小也宋惟仗信守國更歷三時楚亦無如之何結成而退矣楚所以未遽得志於中國頼宋爲之支也此華元所以見稱於後世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宋之東北界即魯地也楚人圍宋則魯有剥牀以膚之慮矣歸父會齊侯將以謀救宋也而齊侯不任其事此魯所以遂使歸父親會楚子于宋以求免也歟魯人背齊向晉之端起於此矣

十有五年丁卯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歸父會楚子脩和好也其亦畏天保國之意歟若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理之正也惜乎魯人不足以語此歸父自其父仲遂以來本深向齊背之非

其本意今魯使會楚蓋行父當國懼其陰有間言欲
使無辭以自解於齊耳而歸父與三桓相忌之端已
在此矣○趙鵬飛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
計耳說者徒見經書宋及楚平遂以爲歸父平二國
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父前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
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
化其怨而爲宋謀蓋宋與魯爲鄰宋去則楚兵至魯
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
迎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稱人者衆詞也楚子圍宋更歷三時兩主相持城守不下然其民則皆困於乆役惟欲息兵者也宋有必斃之志楚無可克之幾則徒困而已故宋人以其情告於楚人而請成楚人亦以其情告於宋人而許退此眞衆欲所同安民利國之事聖人爲政之所必順焉者也而其君不能欲焉故特稱人以見人情同欲也其君不能早謀及其旣成則不得不聽以息其民耳及者兩相欲之詞宋人爲主故以宋及楚也說者乃罪華元子反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則非春秋稱人之意矣且華元子反知民所欲而不強其君於

義可乎且欲使華元以大義責子友則益濶於事情
而何以通天下之志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　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詳見三年赤狄侵齊下赤狄兩肆侵齊勢日昌
盛晉與爲鄰慮其爲患欲圖之併久矣今酆舒爲政
殺潞子夫人而又傷其君目潞勢亦稍衰矣晉於是
乎乘釁而滅之稱日者謀定於先出其不意不待崇
朝也稱師者師衆將卑耳謂爲荀林父主將者非也
子爵嬰兒名潞故城在今潞城縣東四十里而東界
於黎則唐虞夏商畿内之地也赤狄得以雜居其間

意帝王之盛時諸夷降附因處以閒曠之土民其人爵其君使並生於政教之中王道之無棄物如此然非類異性貪噬很攫則亦整兵固圉以威不恪而已何必殄滅其國哉書罪晉也左氏載伯宗之言以為討酆舒也或者因晉當時所執之辭而文其說耳非真義舉也不然則罪在酆舒何以反害潞子邪且晉人已殺酆舒則與楚人殺陳夏徵舒例同而經不書必非真有其事者矣呂大圭氏曰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于狄備書而義自見矣

秦人伐晉

趙鵬飛氏曰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歷八年秦桓乃脩舊怨君子不尚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左氏以為王子捷杜元凱因之註云札子王子札也文倒札字陸淳孫復氏亦云則王札子者先王之子也〇毛伯召伯天子之大夫也說見文元年世官專政以行己私而王子札殺之必有所不得志矣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也不言王殺而以兩下相殺之詞書則為王子札之

擅殺可知矣左氏謂王孫蘇使殺則經何為不以蘇首惡哉

秋螽

胡康侯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處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災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虛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煩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莒齊地王孫氏以為牟婁即其地非也蓋牟婁

已爲莒取而齊魯方與莒爲讎安得徃會其地况非齊魯之便道邪意或表裝之誤則不可知耳歸父始會齊侯于穀而齊侯無意於援魯故仲孫蔑復與高固爲此會以再定議而齊終無志也晉當其時方滅潞氏甲氏留吁兵威頗振魯由是决意於從晉矣○胡康侯曰禮之始夫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今按大夫相會不自此始胡氏特

發例於此耳

初稅畝

胡康侯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恤恒以利

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稅畝者貢法也貢則稅其私田助則八家同井中爲公田借其力以耕之而於私田則不稅也後世計畝取租則貢法之遺意也就田分稻則助法之遺意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墾田漸廣則分授漸多其實助因於貢徹因於助助之田亦可以貢貢之田亦可以助也故夏田專貢而無助殷田專助而無貢貢助本無二田而法則有變耳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此變貢爲助之端也夫貢法亦

更唐虞數聖人而定校數歲之中而存裕民之意所授之田雖少而未墾之地尚多必有羸餘以待荒歉其初豈果不善哉特以衰世之政常奪農時使不得耕耨則凶年始有稱貸而益之者矣是不若助法之公私同利也助法之弊又至民各自私不相友助於是濟之以徹徹即助也義取通力合作而已周之盛時本行助法至是征役日煩民多失業亦猶夏之衰也宜公以其公田入薄國用不充乃復稅畝而行貢法則即助法之田而反古凶年取盈之政也先王之良法於是壞矣稅畝一行常額既失則斂之漸厚勢

所必至至於哀公十而再二何足怪哉

冬螽生

冬蟄虫未啓之時也而螽生亦見時令之不正矣胡康侯曰始生曰螽既大曰𧒂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惑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

饑

胡康侯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冬螽螽而遽至於饑

者宣公爲國虛內事外而不敦其本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餘義見襄二十四年大饑下○啖叔佐曰凡歲饑年終之事故不繫於日月皆以冬後書之

十有六年戊辰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爲士會帥師非矣潞氏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故繫之赤狄猶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之別種而繫之舒耳留吁近潞小國非殘

邑也邑不可以言滅晉既滅潞氏又盡其餘黨豈仁人之所忍爲乎是時晉畏楚强不能攘却而威加赤狄聊以闢土耳謂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穀作災趙汸齊履謙氏俱從之左氏謂人火曰火以別於天災則因一字之誤而附會其說也蓋災者爲害之稱也凡火之爲災豈盡不由於人乎胡康侯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也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李廉氏曰公穀知

宣榭爲宣王廟而不辨其爲講武之所若但以爲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今按廟必有室所以藏主也無室之堂不可以爲廟此實宣王講武東都大射之處而非廟也其以宣榭名見後王之不復講武於此矣

秋郯伯姬來歸

郯伯姬文公長女也嫁在宣公時來歸者出也以其失身虧德爲人薄之故不書卒例見成八年九年杞叔姬卒及逆喪歸下胡康侯曰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

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詳見桓三年有年下

十有七年己巳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許昭公錫我卒子甯嗣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蔡文公申卒子因嗣是爲景公○書曰訃也是時許蔡

從楚皆來訃喪而魯往吊焉見魯亦與楚通矣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丑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元凱曰斷道晉地○宣公事齊最謹至是始與晉盟魯衛曹邾相鄰之國也見楚之圍宋切近於從齊不能爲主故復推晉爲霸而同盟于斷道非以婦人笑客之故也左氏謂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怒請伐齊此事不知其有無假使有之亦一人之私怒而斷道之盟必不爲是舉也且謂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

會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經文所無劉
其言何足信哉笑客事又見成元年冬十月下夫推
晉主盟而僅止四國亦可以見晉霸之不振矣宋不
與盟者未貳楚也宋被楚圍晉實不救則固以景公
爲不足與矣華元方以平楚全國爲功豈肯遽爲晉
下哉邾本附於諸侯不與大國之列今急於得衆亦
聽其從會矣○黃震氏曰時宋爲楚得中國危甚晉
不爲是盟恐衛從背而南向故晉侯爲是盟以固
魯衛曹邾之心胡康侯乃因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
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爲譏齊不恩

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爲之會以誅之耶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者宣公之弟叔者其字肸者其名也凡內大夫雖去位而未絕者皆書卒公子益師公子彄無駭挾之類是也已絕者則不書卒公子翬慶父公孫歸父叔孫僑如之類是也今叔肸書卒非卒其官也卒其賢也魯大夫莫賢於栁下惠奚斯史克子家羈而皆不錄其卒獨卒叔肸何邪以其公弟恩禮有加焉耳

凡內大夫書卒皆恩禮有加者也肹不稱公子不爲卿也其稱公弟別於他親也稱字者以其不仕待之以不臣也稱名者紀卒之常也穀梁子曰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肹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

十有八年庚午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伐齊之謀始此以其不從斷道之盟也魯本與齊相厚絶交未久而諸卿中如公孫歸父者尚多未協故

不會晉兵而行父則實與晉爲黨自此動齊之爭而北鄙之伐新築之兵相繼及之然後謀大舉而爲鞌之戰矣晉景欲嗣霸業而以伐齊爲首事何以服諸侯哉○按左氏載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強爲質于晉則何爲復有鞌之師哉況盟繒事關離合而不見於經不足信也故黃震氏曰齊自恃霸國未嘗服晉文公之霸齊管懼而從之晉舉四世嗣霸齊未嘗從也

公伐杞

斷道之盟魯實首事必期杞而杞不至故伐之也○

按趙鵬飛氏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

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

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自伐之此說善矣但如此則

其伐當在宣公初年而不當在晚年耳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人衆辭邾之亂殺也邾鄫爲鄰鄫服魯而邾嘗

爲魯所陵鄫恃魯以侮邾者必亦多矣邾之所以不

報鄫者懼魯爲之援耳今魯通好於邾同盟斷道鄫

稍踈焉故邾人乘間而殺其君毒亦甚矣○公羊傳

曰戕者戕賊而殺之也何休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胡康侯曰戕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嚴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胡康侯曰楚

僭稱王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辟其號是仲尼削之也○楚莊王旅卒子審嗣是爲共王○楚莊之興志本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爲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於兵爭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機辭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滅舒蓼滅蕭肆其強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無不皆被其毒凡其所爲皆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於五霸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誤哉詳見僖二十三年

宋公茲父卒下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以父仲遂之故恭謹事齊今魯自斷道之盟已叛從晉特令歸父如晉始聽晉命蓋季孫行父當國實主此謀欲使歸父必與齊絕之計也左氏以爲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殊不知魯之於晉初交未固此豈遽與謀腹心時哉且歸父志本向齊不在晉也事晉乃三桓之意特懼歸父有異志故使奉使耳歸父欲去三桓不謀於素厚之齊而謀於初交之晉恐皆不如是也蓋行父本忌歸父有寵於君而欲以計傾之使處齊晉相

叛之地也不待宣公薨而歸父危矣謀去三桓以張公室之說得非行父誣加歸父之辭而左氏誤信以爲實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歸父自仲遂以來得君專寵而是時季孫行父當國所深忌也今歸父使晉而還適遭公薨之變行父欲自文預聞弑赤之故於是誣加謀去三桓之罪以激衆怒而責以何不事晉之罪歸之謂其有事於齊也則歸父懼罪於晉勢無所歸有奔於齊而已穀梁傳

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季氏之惡不待貶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見歸父之志在齊也左氏以壇帷復命於介爲善而胡康侯遂許其忠仁則過矣至笙遂奔而使介復命蓋其事勢不得不然耳況考歸父平生則知齊取繹伐莒屢專事乃一導欲濟凶之人而奔齊必以國事搆焉非忠臣也何善之可言哉不自位奔故不言出杜元凱曰笙魯境也〇主逐歸父者行父也仲孫蔑賢大夫必不預謀焉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一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二

起辛未成公元年

盡乙亥成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成公

宣公子名黑肱在位一十八年論曰成公母齊姜見宣元年上夫人穆姜娶在十四年薨葬在襄九年先儒以穆姜為母齊姜為妻非也辯見襄二年葬齊姜下

元年辨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二月建丑時當極寒矣詩謂二之日鑿冰冲冲正此月也胡康侯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冱寒而常燠應之餘見桓十四年無冰下

二月作丘甲

胡康侯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李靖

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今按一成之田通計百井以四井計邑四邑計丘四丘計甸其文始見於周禮小司徒而穰苴本之以述司馬制車之法非古制也蓋古者萬人爲軍計井均賦會千乘之國當有公徒三萬則會之三軍始於井出三人井十爲通當出三十人爲一乘通十爲成當出三百人百人爲甲是爲三甲不必以四計井以甸定賦而旁加一里於甸外

以爲成也然則四丘三甲不止七十五人而已其以四計井邑丘甸之法本聽說及每乘七十五人乃臨時部分之數非起旅之常已嘗有辯矣今魯將報齊有四卿並將之圖故每甸復增百人以爲一甲則每丘出百人而自爲一甲矣故曰作丘甲也要之魯之三軍其增至四萬人矣乎杜元凱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者雖說猶襲舊而以七十五人爲甸之法計所增之數則猶通指三百人耳據此以論甸出百人者豈足以爲多哉〇軍制詳見春秋讀書圖説圖第十三 後[illegible]丘甸將帥同圖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晉卿臧孫辰之子也是爲宣叔赤棘杜元凱孫明復皆以爲晉地是盟雖臧孫許往而主之者季孫行父也左氏曰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此言未爲得實蓋魯方善楚而齊非善楚之國也齊本強國不賴於楚其欲伐魯則自晉侯及衛世子臧伐齊之後已畜此謀至是以將出師故臧孫許往與晉盟以期禦齊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亦允姓戎之別種也杜元凱不詳其處當在畿内諸戎之間今按水經注盧氏縣東有蠻谷水東流

入伊度其地必即今之茅峪也豈因茅戎而得名也
歟詩見僖三十三年姜戎下○茅戎乃居畿內非爲
暴之國也苟有關焉則亦不能撫綏所致耳何必用
大衆以臨其境哉○用大衆故曰師左氏以爲劉康
公非失言王師見其兵多而勢重也不言戰者爲戎
所邀不戰而自敗也茅戎非强而即爲所敗王靈寧
復得振於天下哉凡欲邀功而爲敵所敗者曰敗績
于某餘見桓五年從王伐鄭下

冬十月

按穀梁傳於此載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

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聘齊而齊蕭同叔子笑之客不悅而去則此當有季孫行父如齊一語矣然經闕焉與左氏公羊同則無其事也竊考季孫行父止當頃公初立一如齊而其後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之前五年之内於齊尚未有隙則房帷笑客果何時事哉左氏載於盟斷道時而專以爲郤克事則所傳聞亦不同矣要之非經所書者皆不足據也

二年𨍭

春齊侯伐我北鄙

胡康侯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

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鞍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春齊既伐魯夏遂至衛是齊與此役也而衛人不思啓釁之端乃在衛世子臧之伐不務反躬而必欲一戰豈能紓遠怨之道乎故書及在衛而見衛師之敗乃其自取矣○孫明復曰新築衛地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是為宣伯公孫嬰齊叔肸之子是為子叔聲伯郤克郤缺之子是為獻子○大國三卿古之制也東遷以來諸侯僭越如晉初命六卿後加至八魯於此時亦以四卿並將而其外尚有仲孫蔑焉則又不止四卿也非從先王之制矣詳見文九年晉殺士穀及箕鄭父下○魯本三軍以齊強國故魯作丘甲而以三軍分四將領之非謂臧孫許本不將

兵特往來預謀議也觀四卿並將而仲孫蔑不與焉可見是時魯之兵權猶不屬三家也蔑獨不預此戰賢可知矣○杜元凱曰䇯齊地穀梁傳曰䇯去國五百里蓋在今濟南之西也○魯晉衛曹同盟于斷道者也齊頃驕蹇自恣拒晉致讐而又伐魯挑衛以致四國忿怒加兵此有取敗之道者也行父以四卿並出而合晉與曹衛之卿必欲一戰而敗之自癸酉至乙酉凡三十七日而兵在齊郊大肆忿欲強暴甚矣四國雖同讐而行父以歸父奔齊之故不遺餘力故以行父爲首而其惡尤重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使者君命臨遣之辭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師而請盟也今齊師既敗而齊侯猶以君命遣使示自尊也曰如師則國佐非請盟特以賂免耳故齊侯命辭第曰賂以紀甗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此豈志在必服哉而諸卿乃欲其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盡東其畝以待長驅則令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則諸卿將何以藉口而歸國乎夫紀甗王磬所以賂晉而地則汶陽之田所以賂魯也魯自宣公時濟西爲齊所取而尚多未歸此行父

諸臣之所素憤正欲乘勝取償者也今既得汶陽豈肯遽舍故汲汲追至袁婁而與盟焉及者內辭不言其人微者也盟者盟汶陽也魯既得盟而賂之及晉不待言矣非為汶陽他何足盟邪鞌之戰行父為首故魯兵獨盛特假晉威望而推以為主衛曹雖從無所急焉故盟國佐者魯也左氏乃謂晉師及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則曰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遂于袁婁而與之盟則不惟不察於盟之所由為汶陽而亦昧於春秋內稱及之意矣使盟國佐者果由晉主而魯衛曹諸大夫皆與焉則於國佐如師之

下悉止書己酉盟于袁婁如楚𡨋完盟于召陵之例不得以及言矣又或果因魯衛之使所請則宜書及衛人追國佐盟于袁婁亦安得漫無分别混於内事之詞哉○穀梁傳曰袁婁去國五十里張洽氏曰齊國治臨菑縣西有袁婁枚齊國漢名臨菑今屬青州府臨淄縣北有古齊城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文公鮑卒子固嗣是爲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衛穆公速卒子臧嗣是爲定公

取汶陽田

汶水名自萊蕪縣發源詳見定十年齊人歸鄆讙龜陰田及桓三年公會杞侯於郕下水北曰陽按水經註汶陽之田在汶北平陽極目蓋汶水自漢鉅平縣界西南過剛縣北剛今爲寧陽縣即魯闡邑也水北爲漢虵丘縣即定十三年所築虵淵之囿也又西南逕下讙城南即桓二年齊侯送姜氏之處也讙北爲棘即成三年叔孫僑如所圍之邑也棘南去汶水八十里與虵丘下讙連界棘之西南爲遂城則莊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其地東與棘連當在今肥城

之界内蛇丘也讙也棘也皆所謂汶陽之田也蛇丘
本鑄國古未有蛇丘名必通謂之讙也讙曰下讙則
蛇丘爲上讙可知故定十年歸讙而蛇丘在其中矣
據孔疏魯在汶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本非魯田
必侵小所得如鑄亡之地而齊魯互争者也故不繫
之國左氏於僖元年季友敗獲莒挐之時即云賜友
汶陽之田而說者遂以汶陽爲魯故田失之矣魯恃
晉兵力一戰勝齊遂取汶陽豈爲以義得之者乎此
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義同而今汶陽之取則亦
以宣公時濟西田復爲齊取有未歸者而欲因是以

取償歟說已見前及國佐盟表襄下○胡康侯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考於建邦土地之圖在邦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於田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宣公末年陳鄭宋皆從楚矣惟魯衛曹推晉為斷道之盟而諸侯尚合故楚兵猶有所畏而不敢加於中國者四年至戰鞌敗齊之後人以晉為不足與矣楚

人窺見晉失諸侯無遠志也故遂乘間與鄭侵衛雖

共有喪而不顧則是憑凌諸夏之兵也而其心實欲

因此而得諸侯矣左氏以此役爲救齊者豈其然哉

楚之放肆如此而晉霸之不振可知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子嬰齊字子重時爲楚令尹杜元凱曰蜀魯地蓋

楚公子嬰齊以大衆與鄭師臨衛久未退兵而嬰齊

實先至蜀以魯之素有舊好而相親亦遠交之術也

故成公特親會之夫楚雖强横於魯實親故僖公出

盟而宋襄釋歸父往會而宋圍平凡有所言無弗聽

命魯雖失禮罪不加焉而左氏以此爲侵我師于蜀經文所無則附會矣然成公以周公之裔中國諸侯之望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以求免焉辱已甚矣而無憤悱自強之志亦何以善其後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蓋此盟成公因楚嬰齊侵衛欲爲楚致諸侯以求成也而當時諸侯以楚大夫未有主中國會盟者必有疑焉故皆以微者來

而嬰齊不欲與徵者盟也則以其師歸而亦使徵者
與盟觀盟皆但使徵者而知中國君大夫之心未爲
盡散在晉猶可收也秦於中國無事焉然南界於楚
是時已與楚合而又方亟好於魯故亦來與盟焉與
楚並序諸侯之上秦強亦可知矣而中國諸臣不敢
先焉魯公以諸侯之望親共地主之禮會莫之恥是
雖晉不足恃姑以免一時之急而中國諸侯之衰弱
盡爲夷狄之所制矣豈不傎哉○邾薛鄫親來預盟
漸非桓文之舊晉景亦懸其自至未有改焉至悼公
一特則遂以爲定制而小國多不附大國矣

三年醱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自晉敗于邲之後從楚而不貳者也宋以平楚解圍亦不向晉故斷道推晉主盟惟魯與衛曹同焉及楚合鄭師侵衛而公子嬰齊至蜀與魯會盟於是前日晉所同盟之衛曹皆爲魯致而轉就楚矣然蜀之盟皆微者往則列國之君大夫猶不屑自齒於楚也中國無主懼其悉倰不得已而苟從耳今晉景以諸侯從楚由於鄭人附楚侵衛故特起而討鄭以復霸圖則前日同盟之諸侯復合而宋亦至焉此三國者

雖皆以魯爲望然亦見中國諸侯不忘晉霸之本心
矣使晉能以德撫綏則凡諸侯之携貳者孰不改圖
北向哉然而專務力爭使小國無所恃以安蔓此鄭
之所以卒不心服也歟魯公今日致諸侯從楚明日
致諸侯從晉而諸侯亦無固志反覆無常則皆其不
自古故耳夫豈盡由中國之無霸乎若宋衛皆殯越
境以從金革之事則不待貶矣趙鵬飛氏曰諸侯冬
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
不自信也霸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也久矣使晉有
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覃之役於今日乎今兵力

既盡於秦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樓諸侯於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按左氏於此載鄭公子偃帥師禦之獲諸鄭敗諸丘輿則經所無不足據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禮諸侯既薨七月卒哭而告祔既祔於廟則祧其親盡之祖及遞遷其祖父於他廟若新死者之主則反於寢而名其廟爲新宮至三年喪畢然後入廟而廟以謚舉謂之某宮宣公薨至是已及二十九月而猶

禰新宮既遷主如是之緩哉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古者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而禮家所謂除喪於二十七月之後者豈亦短喪之漸衰世之制歟考新宮之書可以見禮意之猶存而二十七月之制非古矣劉質夫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

乙亥葬宋文公

胡康侯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

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葬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夏公如晉

左氏傳曰拜文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之子也○鄭本事楚之國豈敢責許之恃楚哉苟爲其事楚而伐則楚必有爭矣左氏之說非也蓋是年春諸侯伐鄭而許不救又不爲鄭謀禦敵之策故耳然則許蓋恃楚以自保之國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之北界田也杜元凱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

蛇丘今按蛇丘故縣在兗州府寧陽縣北南臨汶水而棘在其北則與齊連界今當爲肥城縣地矣詳見二年取汶陽田下○左氏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何休氏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illegible]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按趙伯循曰內言圍皆叛也而李廉氏因謂內叛書圍者始於此昭十三年圍費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郈圍費十二年圍成是也夫費郈則誠叛矣成與鄆豈盡叛耶蓋小有不服即名爲叛耳春秋內叛不書書圍而叛自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杜元凱以爲赤狄別種然經不繫之赤狄蓋本一種而別分爲族如狄之有鮮虞也咎與臯同閔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杜元凱亦謂赤狄別種而後漢志壺關故黎國註引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臯其卽古所謂廧咎如歟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縣東一十八里則廧咎如正當晉東衛西故克與良夫同伐蓋夾攻也以其未嘗爲患故不至於滅耳胡寧氏曰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

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威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絕羌患哉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荀庚林父之子晉卿也盖郤克之黨孫良夫衛卿與郤克會魯敗齊于鞌而魯因之以得汶陽田者○自同盟斷道以來魯衛與晉爲黨而魯事晉甚謹故晉使荀庚來聘衛藉晉威欲與並列亦舉報聘故事而使孫良夫同時至焉夫聘以君命若爲脩好也而貴卿特來豈眞亦重於魯哉盖庚與良夫假此爲名意

實有所要也然外大夫來聘而盟者五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皆強族也其親來魯盍皆求厚賂焉而魯遂陰結之故各願爲盟以成啓約私交之迹者矣此庚與良夫所以爲生事專命于先王之典也歟魯人陰結以利則欲密其迹而使微者盟君大夫不預焉故稱及觀庚與良夫同時至魯而盟不同日私交可知矣一入於利則雖微者及盟而亦所甘心尚爲不辱君命哉先儒以爲諱公言及見二卿之抗則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抗爲尤甚而書公不可處矣

○聘例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下

鄭伐許

伐許事詳見明年鄭伯伐許下○鄭以狄書亦據實耳義與文十年秦伐晉同或曰鄭下有闕文

四年甲戌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也文宣以來大國晉行之以爲常矣宋入春秋未嘗聘魯至是以成公事晉甚勤晉特遣荀庚報聘故效之而使華元來蓋假以親魯而實欲夸大於鄭國與晉抗也華元自以平楚爲功於是有侈心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鄭襄公堅卒子費嗣是爲悼公

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訴叔姬也詳見五年杞叔姬來歸下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鄭襄公堅卒二月而葬其速如此必襄公以弟代兄其後嗣子有爭也觀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必有故而汲汲於即位治喪矣與宣十年齊惠公葬速事同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此魯西鄆杜元凱曰東郡廩丘有鄆城水經註以為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鄆城即此城是也按廩丘當在今東昌府范縣東南界鄆城今屬濟寧州蓋在鉅野壽張之西即濟西地也其後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定六年季孫仲孫圍鄆十年齊人來歸鄆田皆西鄆也別有東鄆詳見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下○鄆本在濟西內田宣十年齊人分其地以歸于我者也田歸而鄆邑亦來附

矣將以取汶陽田之故懼齊復來爭鄆故特城之以備齊也

鄭伯伐許

鄭伯喪未踰年急於伐許以修先人之怨而令國人也鄭與許皆附楚之國也去年春諸侯伐鄭許人旁觀而不救又不爲鄭謀所以禦敵之策故夏使公子去疾伐許楚人不問其冬又伐之又不問今年冬又伐之蓋示許以楚人之待己厚也鄭介晉楚之間國尚不能自立而乃屢年用兵爭勝於鄰國豈固本保邦之道乎蓋楚之用兵亦有節制自宣十四年圍宋

之後至成二年始一侵衛又四年而公子嬰齊伐鄭亦以蓄威息民不輕用也故諸侯伐鄭而不爭鄭三伐許而不問而鄭遂以楚爲可翫也豈不愚哉然恃楚而無憚於晉之情亦可見矣○按左氏於此載鄭公子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晉欒書救許事皆不足信鄭未嘗取許田何疆之有旣爲許敗則經何以不書許自文宣以來久安楚守晉豈得以兵救之哉

五年乙亥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胡康侯曰杞叔姬來歸出也按叔姬即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焉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是四十四年夫婦要皆六十餘矣蓋必杞桓公多內寵而叔姬愛弛不得於夫故去年杞栢來訴其辭遂至見出然未見其有應出之罪也訴而始出亦見其有長舍之心矣苟非舅人視叔姬如路人而聽其所爲則杞亦安敢輕棄大國之女哉詳見九年杞栢逆叔姬喪下

仲孫蔑如宋

黄震氏曰蔑孟獻子也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林父之弟別食於知號曰知莊子○穀齊地非過魯之道而荀首至此偽如徃會焉是荀首之返自齊也蓋自戰鞌以來齊晉未嘗通好至是晉欲求諸侯故使荀首如齊以相講而偽如會之則因齊好之成而定議焉於是有蟲牢之盟矣

梁山崩

梁山即漢志所謂夏陽有梁山者也註云梁山在西北水經註亦云梁山在夏陽之西北臨於河上今夏陽故地西北爲韓城則當梁山之南矣梁山本古韓鎮也雖韓爲晉滅而梁山之東南則爲晉地西南則